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若干卷太史澹園先生以其腹笥所貯詞林往牒之行實暨臨川世說而記之者也其官則自閣部

元僚而下逮于侍詔應奉

之冗從其人則側躬甲館

選而旁及于徵辟薦舉之

遺賢其子則自德行政事

文學言語而徼擴于諧謔

排纂之應其書則自金
鑽石室典冊高文而博採
于稗官野史之緒論義例
精而權量審闗是博而取
金嚴詞林一代得失之林

煌煌乎可攷鏡矣起又蓋
嘗攬其華之爲衛門存掌
故者如殿閣詞林記館
閣類錄翰林記諸書視其
代韋蘇之志不啻發明且

備然大都以無典制辯職
掌紀　恩遷詳事例云爾
至于人品之淑慝注居之
得失　朝廷之論建隱居
之講求頗古未之及者有

先生此也而史人蓋知其地
室所以居之者恆不得輕
其名為所以副之者恆不
得易應遠之至甚綦迅于
璣衡之閒窔鉞之權別

嚴于目睫之外取以揚前
徽而詒後鑒者宣其徽
哉先生論什駢紀酬對若
派與以爾隱牒了辨如響
試諮以　朝家之憲章人

倫之品目矣曰而譚援筆

而寫麁石批析枝條根極

要領即至儒之闊憶翻與

勢虞之詳練譜學亡以喻

之失其承承崩屢之頓問

爲廊廟之謨詢所以翊潤

萬微調劑九品必有度越

藝錄上者而以抗節爲蹈

未究厥施然經國大業

出其緒餘流而布之猶足

蓬山之秘史副在人間東
觀之新書傳誦天上先生
所以為玉堂重者又自有
在矣起之三復斯編為之
舞蹈彩謂後之君子諷而

求之所以矣謨撰榮撫世
長民之道有不下世帶而存
者若夫政觀來泯軼典如
新于以折衷是訓網羅文
獻又其餘事甚它流潤鏖

尾亦馥筆端咸歸碎金
並先拱璧蒂回與前紀
錄諸書存之為詞林掌
故猶未敢謂窺其大也
萬曆戊午秋日閔暑晚

學頤䟽元書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秣祿焦太史焦先生先生蔚然為一代儒宗其銓敘今古津梁後學所著述傳之通都鉅邑者葢凡幾種是

書家晚出体裁仍之世說區分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柚楊究談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嘻奇矣夫巖穴之士何與於東觀之盛也姝媛之儒何接於長宿

之該也夏蟲井蛙之見何能承宏議崇論之緒也一旦得是書讀之且咀嚼之若親聆詹顧之謦咳躬造金馬之創業也以方之稗官瑣說道之所不該義之

所不嘗者是徒修說鈴傳贗鼎
也其得失懸絕何如嘻太奇矣
夫
國
家二百年來名臣碩老縉紳嘗
自玉堂精選明數濟世至類集

字一言片語者信之若蓍蔡珍
之若夜究箋箋盡儒安所得金
帙一莊誦手匯先生胞庫茹納
萬有鄴架珍藏萬卷能裒集更
能裒裁抽精騎於什伍揀擇腋

於衆白都內好事者往々祈得
而肄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
我明館閣無成書圖而補苴園
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于是為
大不佞粗知易者也聞之易大

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惟一耳不多也以不多借資于多究且执多而還一則善畜德者乎以躋於篤實充輝之盛寧遠乎夫學者得

先生所集叢語一善畜之弘裨身心匪淺鮮者詎惟國典朝章前言往行之蠡測已也余以是窺先生衷集之深心敢為之弁其首云

江右廬陵郭一鶚汝薦甫題

書玉堂叢語

余自束髮好覽觀
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
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
待異日之參攷此為史職
非第如歐陽公所云誇於

田夫野老而已志頤衡門方峯體勢遼濶鍾偏一資即不肯降顏以相採接昔嘗從咨問每就簡冊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　朝廷之論建

隱居之講求輙以片紙志之篋之中箱頃年垂八十聰明不及於去時道德日負其初心不啻韓子所言者業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吾嘗為心思所及而

廣之余不能止也讀者倘與
近日翰林記館閣類錄殿
閣詞林記應制集諸書而
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
萬曆戊午夏五澹園老人
焦竑書

玉堂叢語目錄

卷之八

玉堂叢語卷之一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𤋮方拱乾校

行誼

賛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蘄黃妖冦自閩犯龍泉公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

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束帛名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illegible]庠至京制

作稱旨名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父病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間老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起為文淵閣大學士

太祖嘗名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為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吳琳既家居　高皇嘗遣使察之使潛至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　上益重之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

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權謹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舁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兎青蛇馴擾不去

楊榮聞父訃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爲葬之貧弱不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産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　詔起公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埀涕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金幼孜迷失路　太宗命中官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騸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翼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金問兄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視之得百枚以進病良已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劉鉉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

朱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寥尤甚人皆

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唯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閭爲之感化

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甚堅訓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遥

望見遽擲盃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讀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郡守欲妻

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

楊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為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畜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

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為左中允以才堪
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
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
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締為布衣交廬陵既貴首被登薦　景皇
帝在邸時為官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
為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

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
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旣革心向
化詒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
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
尚書以歸寒素自守不以身徙　上知少見於
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堦下
未嘗先通於閽人及甍子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

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楊仲舉先生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避逅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

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　閣首以公薦入
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楊公翥有厚德爲　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來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賣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潴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董璘爲翰林編修有時名以母老歸養一月母

病思鯡魚時無鬻者即詣鎮江禱於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鯡以歸鄉里驚異陳修撰與修貢欽後憤太常典禮樂不可畀異流乞以已爲其官遂獲請

司業吳先生溥自幼立志不凡雖寠夙夜勤苦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官不檢者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無所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於外者久謗

卒不行有以告者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

吳先生與弼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易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與弼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

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或極其誠敬始收之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辭而不欲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於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

曹鼐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王與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歎曰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迨親沒而　朝廷恩眷日篤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

為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　詔允之

徐溥入官即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内閣乃買腴田千畝為義莊又立條約為永久計　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缾貯黄黑豆毎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黄豆一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

黄少漸積參半久之黄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

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催兩人小轎皆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袁談

黎大樸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巳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還大樸展省至臨淸使擕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大樸倡諸鄉人合賻俾襄葬事

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祿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濠漈輒病涉捐貲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懷麓堂稿）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慎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暴白乃已鬭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為庇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倫家居有客晨至倫令具飯妻曰𥞊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巳午倫晏如也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谿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留飯雖雞黍楓山不能備皆族人營辦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巳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

中每作文搆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幮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哭於斯別無營搆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勝紀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猜謂公恚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陵從輩以覓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同夫人

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名戒勿應而已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嬌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嬌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水東日記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

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吳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方笄窺見公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遺親媼通意於公公卽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吳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

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仕家居素奢而漸貧乃以三十金與韋曰恐汝父奉養不給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謝文肅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歲供祠

聚族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備
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同宗黨治喪併患難之
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璘撰傳

崔銑云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
詭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鑄偉
詞不亂於類習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
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徇曲貸而與之幾亡是

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逆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呂仲木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挑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權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日孝思維則者乎
陳公甫自京師還與族弟同舟至廣東陽江遇
寇乘小艇縶之盡劫舟人財物而去公甫居舟
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寧取我物耳寇曰汝爲
誰答曰我陳獻章也寇衆手作禮曰我小人不
知驚動君子幸無怪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
利其財乎悉還於舟乃去
正德壬申湖廣調永保二司土兵截殺流賊所

經鹵掠一空行至華容見劉司馬大夏司馬諭以善言各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遂翛然出境雞犬不驚

山東許道克爲學士丹喪家居一日族叔負米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忻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景暘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且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感云姊早寡奉與舟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賜曰禮聘未行心已許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名其子妻之一女以朁廢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賜乃求娣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壻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楊公廷和生多宦遊毎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賊至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

文學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維楨明春秋肆力古文洪武中草諭蜀詔稱旨授翰林院修撰

高啓以修元史成授翰林編修擢戶部侍郎不拜致政歸所著有姑蘇雜詠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世以擬唐初四子族弟士敏亦工綴述啓嘗許其文有春容溫厚之風無枯槁險薄之習所著有辛丑集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避地吳中頴敏讀書一覽不忘為詩文俊逸典雅工繪事洪武初舉

明經爲郡學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著有靜居集羽與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王止仲張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錢彥周浦長源杜彥正輩結詩社號十才子

翰林朱學士允升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緊月旭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

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鄂公則曰爲
其功不下於鄧禹濟美義無忝於曹彬於誠意
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實
今新編皇明文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
見邪 東平縣記

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字志道閩之古田人由
元侍講學士入 國朝爲今官所著有翠屏稿
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

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敎其國人行中國禮世
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勑以陸賈馬援比之又
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劉三吾齊名
高廷禮棅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爲布衣交著詩
數百篇號曰嘯臺集嘗總唐人詩揚搉上下之
至旁流爲十餘品然其宗指則歸於開元又爲
品彙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著
詩數卷號曰木天集爲人惇厚有至性事親以

孝同善與人交無新故賢愚一也其爲山水畫極工客從廷禮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以此稱廷禮有二絕云

宋訥嘗同諸儒應制撰勑文界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禮部侍郎禮制多從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詔修元史名宋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 上即命齎賜之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

著華川集續集東萊大事記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易

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
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牀死草之
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
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
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卿不敢姑刻注之
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完畢上之遥望
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毋
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

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浡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官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剪勝野聞

王恭字安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永樂初薦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爲翰林檢討戲謂恭曰君無以脊稱草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居三年

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
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
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
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比之朝陽鳳鳴
詹同文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謂易與恭秩尤
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揉濬發為文操
筆立就水涌山立可喜可愕時與　上同遊每
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

王褒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成均項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其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逋事永樂初以文學薦修 高廟實錄擢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充總裁官

王洪在永樂間 上方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兎騶虞之艸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多先生之筆文學

之臣苦於考索求者闐門而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撝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歛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見推重者如此

王汝玉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衆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爲文兼古今體製而賦尤贍麗詩語備永得唐人

風格舉筆數千言頃刻並就所著有青城山人

集

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陳先生濟者以布

衣名至爲都總裁時合内外詞臣暨太學儒生

衆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

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辈詳

定凡例區別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

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僻滯

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毘陵陳濟先生善記書其長子道侍側問曰外人云翁善記試探一書誦之可乎曰可因探得宋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記汝可舉首何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誤一字當時 文廟嘗謂濟兩脚書廚云

太宗在北有白鵲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

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
閣表命官僚具草皆未愜命寮義持示士奇曰
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士奇
改益士奇改一對云登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
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廷
如玉有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覽下喜
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也　三例罕論然
晉襄敏棨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

時　文皇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爲膏火費桼以翰林修撰居選首　上時名試二十八人桼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深見奬重遂名聞天下扈從巡北京數燕閒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桼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

文如閣林得春翠芳紐繡讀其文信然工書法

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景陵一日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詩之遣

問之閣中三楊輩皆不能對　上顧諸史官曰

有能知之者否陳繼時在下列出對曰龍有翅

而飛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觀之

信然

呂文懿勤學至老不倦居祕閣圖書左右不

郎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即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於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李賢撰碑銘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稗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

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爲應荅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　劉宣撰行狀

張學士元禎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獨

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哷然不合下作易書春秋語孟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軒輊

陳白沙自㓜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

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張詡撰行狀

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怪險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之曰吾爲此銘暝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

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

羅玘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遜弘治巳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户屨相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筆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厭也每一篇出醲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林傳誦文體爲之一新

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誌序

託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公環奇軼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逆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欲相雄長無畏

王端毅公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嘗言我亦垂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

必揆諸矩度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
才難得清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府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
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
吾見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
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周公洪謨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爲闡明剖析

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大有裨益積久得三百四事粹以成帙名疑辯錄在禮部時以獻於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公恒對人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

瑣綴錄言李西涯問康齋以下學上達之義康齋曰未論上達之妙且言下學其言引而不發

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記傳注可謂謬矣豈能記朱注者皆下學上達之人耶李之明達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語耳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傳瀚在且即韻爲二詩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

吳文定爲文不事雕琢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歐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鏊撰集序

倪公謙性敏甚落筆千言應制賦詩中人率立候以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丰采悚然歎服有所作即席揮灑不加點綴莫不吐舌驚以爲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三十卷

遊海編四卷

楊守阯與守陳自相師友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考校極精詳嘗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其文學論議與所履歷略似守陳而同爲解元學士吏侍一時對署兩京翰林時尤羨之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

圭峰羅玘盧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蔽下
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
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
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
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
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
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
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

方西樵予告南歸劉鋭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差樵

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名者公爲首而蘇州劉棨貳焉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緯二劉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

王韋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國寶新編

江暉字景暘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有集曰亶爰子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爲

牝牡食者不妬厭以名集别無深義暉好以奇
癖字作文王稺欽有詩贈之云江生突兀揚文
風千奇萬怪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
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
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
遍鐘鼎絶藝恥作斯邕等生也爲文遣弟書一
出皆稱二難茲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
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

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聖人復起當相知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問欽天監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丞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

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辯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疏有喬宇嵬瑣四字　上令問內閣不能知也楊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梁文康歎曰用修之强記何必減蘇頌乎荀子注喬即譎詭詐也宇訓大言放蕩恢大也嵬說文高不平也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

無如用修所撰有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戍稿升菴長短句長短句續集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月節詞升菴詩話詩話補遺丹鉛錄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要錄丹鉛餘錄丹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贅錄墨池瑣錄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古音駢字古音餘錄古音略例五音拾遺古音

附錄古文音釋韻林原訓奇字韻襍字韻寶金石古文六書索隱六書練證六書探賾六書統摘要篆韻索隱古篆要略隸駢書品詞品銘心祕品書畫神品目書畫名跋箜篌新詠檀弓叢訓墐戸錄希姓錄淸暑錄瀑布泉行滇程記滇候記滇載記錄異記異魚圖贊夏小正錄升菴經說經書指要楊子卮言卮言閏集敝帚病榻手欥聯籤欸筆四詩表證山海經補註水經補

註所編纂有蜀秇文志選詩拾遺選詩外編皇明詩抄皇明詩續抄五言律祖李詩選杜詩選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六言絕選蘇黃詩髓禪藻集風雅逸編唐音百絕唐絕精選唐絕搜奇唐絕增奇絕句演義絕句辯體宋詩選元詩選千里面談交遊詩錄交遊餘錄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塡詞選格古今詞英塡詞玉屑詞選增奇韻藻古諺古

雋詩林振秀古今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鼇禪林鉤玄秇林伐山羣書麗句哲匠金桴羣公四六節文赤牘清裁赤牘拾遺謝華啓秀經義模範古文韻語古文韻語別錄管子敘錄引書品託逸古編寰中秀句蒼珥紀游譚苑醍醐雜問糾略羣豔傳神唐史要偶語經子難字脉位圖說連夜吟卷各史要語晉史稗語莊千關誤江花品藻羣書瓊敷羣公四六叢珠與

地碑目春秋地名攷批點瀛奎律髓批點文心雕龍古今榴詩名奏菁英寫韻樓襍錄晴雨曆龍宇襍俎韻語陽秋瓊屑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諭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辯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

補園人太僕之關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驚馬者當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溪閣集

王子衡著愼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閎深洞達超語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參伍詮析必要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貴經綸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玅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來齒致而成

一家之言也　顧璘序

蔡羽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歲微尚纖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訝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言語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獨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國初朱善爲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冶城客論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答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苑

吉利太平 竹城客論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呂仲木家居有巨臣入都來別濵行語仲木曰吾此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對曰張子厚

有言執事苟與人爲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
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能對者因舉
日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公西涯聞之即
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
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荆川以中丞禦倭歎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